

没想到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是途经杭州湾跨海大桥。桥长 36 公里，全国第二长、世界排名第三的大桥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参加“宣教足迹之旅”的弟兄姐妹都以感恩又自豪的眼神，注视窗外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我们的车在海中央奔驰，然后来到郊区的一座小山上，听到一位弟兄忆述胡老弟兄的见证。

准确说，故事场景是在浙江镇海郭巨镇。这位胡老伯伯，曾在大逼迫的年代因坚守信仰而 3 次被囚，于 1995 年离世，享年 78 岁。郭巨镇这座 309 米高的小山，名叫总台山。我们就站在当年胡老弟兄通宵祷告的地方，聆听、省思并献上代祷。相传在夜色来临之时，胡老独自爬行上山约需两个半小时，祈祷至黎明前才下山，再开始一天的劳动。在山上，他向东南西北 4 个方向祷告，为舟山群岛能传遍福音，以及为全国同胞归主献上热切的呼求。今日我们到访该地，仍能感受这一带信徒的虔诚与上世纪忠心代祷仆人的密切关系（参《没药山》，<http://book.edzx.com/Html/Book/0/992/Index.html>）。主耶稣在世不但常常祷告，还于天未亮时独自到旷野祷告，有时通宵祷告（可 1:35；路 6:12）。这样的传统在今天经济腾飞的都市生活里，越来越遥远。求主怜悯我们！

回程还是途经壮丽的杭州湾。已是傍晚，同行的朋友们有入睡的。我似乎进入时光隧道，回到香港重新查书，才想起 150 多年前，发生在这里又不能不知的往事。这样我与清朝末年，奔走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青年宣教精英蒯理华牧师（Walter M. Lowrie, 1819 年-1847 年）相遇。蒯理华一定受了父亲的见识和远见影响。蒯老先生早在中国封闭的年代，已经托人在巴黎预先铸制了几千个中文字模，为将来有机会时，用文字出版来向中国广传福音。神不负有心人，1860 年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厂，就是蒯老先生所属的美北长老会的事工。

蒯理华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 3 年的神学课程后，23 岁时便来到澳门。当时正是鸦片战争的 1842 年，香港开埠才一年。他来华第二年，宣教士们议决重译中文圣经，由 5 个通商口岸的宣教士分头进行，总部设于上海。蒯理华被选为宁波地区代表，是所有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。为了这项事工，他常往返于上海和宁波之间。一次回宁波的途中，路经杭州湾，不幸遇上强盗，不但洗劫一空，而且被击毙水中，连尸体也没寻回。那是 1847 年 8 月，教会同工在长老会宁波的墓园中安置一块墓碑，纪念这位 28 岁葬身杭州湾的年轻宣教士。他也成了中国基督教会史里，第一位殉道的传教士。蒯老先生为纪念儿子的赤诚事奉，搜集了他生前的书信和日记，以及相关资料，特为他撰书出版。该书长达 502 页，下面网址是英文原书，可以浏览并下载。有心的同道若能译成中文，更好。

（<http://archive.org/stream/memoirsofrevwal00lowr#page/186/mode/2up>）

在书里，我读到他刚来香港的描述。1842 年 11 月 9 日，蒯理华从香港写给纽约长老会弟兄姐妹的信中，提到以中国为战场的两种竞争正在角力。一是俗世的商业之战，另一是属灵的福音争战。他从房间向香港港湾的船舶望去（当时应还未定名维多利亚港），书信里陈述他的感慨：

“属灵争战的船只在哪里？若你如此问，唉！很难回答。我摘下眼镜，缓慢扫瞄眼前景象，终可指出一艘。‘那只船，有一宣教士去年夏天就乘它去了潮州和潮汕。他本想在当地预备布道站，但到目前还未成功。’此船旁还有一艘，‘几个月前，有3位宣教士前往潮州，他们都在那里。’旁边另有一船，‘有一宣教士与他妻子，不久前到了潮州。’这就是全部吗？是的。从5月航离本港的千百艘驶往北方海港的船只中，只有这些船搭载了5位传教士，也是代表了英美教会的。若有人追问，我还可补充，另有两宣教士分别抵达潮州和潮汕。这7人是投身在北边的港城，而在香港和澳门留守的传教士剩下9人。这总数是16人的宣教士是全体基督教会献身中国，要执行基督与撒旦间属灵战争的。可是，商业世界的竞争，单单英国一个国家就占有15000人的投身，来赚取微不足道的财利。我不禁要问，基督的教会有没有为中国尽上自己应尽的职责呢？”

19世纪40年代，来中国的宣教士只有16人。这是一位23岁，初到宣教工场的传教士，在香港北望中国发出的呼声。5年后，他自己竟因社会治安不力牺牲在大海中。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宣教的足迹一直都有续篇。

7年后，娄理华的弟弟娄理瑞（Reuben Lowrie，1827年-1860年）带着新婚的妻子，离开安逸的美国，来到落后的中国，继续兄长未竟的传福音脚踪。6年后，弟弟罹患重病，久久未能医愈，也病逝中国，葬在上海墓园。他短短事奉的6年里，还用中文写过3本书。可见，兄弟俩皆是精英之才^注。

150多年后，我们一行来自几个省份和港台等地的弟兄姊妹，为追寻那优美的宣教足迹，看到同样的海湾，却已增建了世界级大桥的祖国。我们的车快乐地在跨海大桥飞驰，杭州湾的壮观在脑海荡漾，心中不变的确信是：葬身海底的宣教士并没有消失，他爱中国的奉献精神，反而会由一代一代追随基督的信徒继续承传下去。我们应该祈祷，中国教会能有无数精英，在主的恩典中，献上自己，回应娄理华在1842年的呼声：尽上自己应尽的福音职责。

我们想象，那一天，跨海大桥的奇观，将化为接通天国福音的大桥。

^注 娄理华牧师之生平除可参上述英文网页，中文读者可看魏外扬：《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》，台北：宇宙光，1978，页71-76。或同一出版社之《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》，2011，页416-422。